

概念隐喻视域下“老X”的语义网络分析

韩默言

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、生态文明传播学院，江苏 南京

收稿日期：2026年8月12日；录用日期：2026年9月7日；发布日期：2026年9月21日

摘要

2025年末网络新兴“老X”词汇爆火。本文立足概念隐喻理论，聚焦汉语“老X”结构，系统地探究其语义网络构建逻辑与跨域映射路径。通过对比传统与新兴“老X”在语义核心、指代范围及文化内涵的差异，揭示语言从伦理工具到心灵载体的功能延伸。最后从认知、社会文化、媒介技术三方面，阐释“老X”语义演化的深层动因，展现汉语构式的能产性与时代适应性。

关键词

概念隐喻，“老X”，语义网络，认知语言学，网络用语

Semantic Network Analysis of “Lao X”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

Moyan Han

School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, Faculty of Humanities & Social Sciences,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, Nanjing Jiangsu

Received: August 12, 2026; accepted: September 7, 2026; published: September 21, 2026

Abstract

By the end of 2025, emerging online “Lao X” -type lexical items had gained widespread popularity. Drawing on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,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“Lao X” -type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and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logic underlying their semantic network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their cross-domain mapping pathways.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emerging “Lao X” -type expressions in terms of their semantic core, referential scope, and

文章引用：韩默言. 概念隐喻视域下“老X”的语义网络分析[J]. 现代语言学, 2026, 14(9): 547-555.

DOI: 10.12677/ml.2026.149954

cultural connotations, the study reveals the functional extension of language—from an ethical tool to a vehicle for expressing inner states. Finally, the paper elucidates the deep-seated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semantic evolution of “Lao X” type expres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gnition, social-culture, and media technology, thereby demonstrating the productive capacity and contemporary adaptability of Chinese constructional patterns.

Keywords

Conceptual Metaphor, “Lao X”, Semantic Network, Cognitive Linguistics, Internet Slang

Copyright © 2026 by author(s) and Hans Publishers Inc.

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(CC BY 4.0).

<http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/4.0/>



Open Access

1. 引言

“爱你老己”成为2025年末网络热词，在各大社交媒体中刷屏。“老己”一词是对汉语“老X”的创新发展。“老”在现代汉语中十分常用，由“老”构成的词和词组数量众多，在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修订版)中，“老X”结构的词条就有183个。作为汉语中极具生命力的构词结构，“老X”结构自产生以来便不断丰富拓展，广泛渗透于日常交际、文学创作、网络用语等各类语言场景。下图是截取zhTenTen语料库[1](语料收集时间为2020年12月到2021年3月)中“老X”的相关词汇数据制作成的词云(见图1与图2)，可以看出“老X”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运用。



Figure 1. A graph cloud generated from noun data extracted from the zhTenTen corpus (“Lao X”)

图1. 截取 zhTenTen 语料库“老X”名词数据制作的图云



Figure 2. A graph cloud generated from adjective data extracted from the zhTenTen corpus (“Lao X”)

图 2. 截取 zhTenTen 语料库 “老 X” 形容词数据制作的图云

从词云中可以看出，“老 X”以灵活的组合能力承载着多元语义。从表亲属称谓的“老公”“老婆”，到指称职业身份的“老师”“老板”，从描绘事物特征的“老资格”“老地方”，到传递情感态度的“老伙计”“老顽固”，这些形成了脉络繁复的语义网络。当然，这种语义的多样性并非杂乱无章的堆砌，而是基于人们对“老”这一核心概念的认知体验生发出来的。这就是通过概念隐喻的认知机制实现语义的引申与辐射。

在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》一书中，莱可夫和约翰逊提出了“隐喻部分地构筑我们日常的概念，这个结构反映于我们的本义语言。许多我们称之为本义的语言实际上是‘隐喻的’。[2]”他们认为隐喻是从一个认知域投射到另一个认知域，这个投射的过程以事物之间相似性的联想作为心理基础。人们通过将熟悉、具体的源域概念映射到抽象、陌生的目标域，构建对世界的认知与表达。所以，隐喻也可以说是利用一种具体的、人们所熟知的概念去表达另一种新的、抽象的概念。从概念隐喻的理论出发来看，“老”的本义是指向时间维度的“长久、历时久”，是基于人体生命历程、事物发展规律形成的具体认知概念。随着语言思维的发展，人们将对“老”的核心认知投射到亲属关系、社会身份、事物属性、情感评价等多个抽象认知领域，使“老 X”结构突破本义束缚，衍生出亲属称谓、社会称谓、特征描述、情感表达等多重语义维度，逐步构建起跨域关联、层次分明的语义网络。

当前学界对“老 X”结构的研究有很多，但多集中于构词规则、语义分类、语用功能等层面。虽有研究从认知语义学视角分析了“老”的多义网络，指出其各义项由义项“年纪大”通过链条式和辐射式两种模式向外延伸；也有学者从认知隐喻角度对“老”与“old”的义项进行了对比分析；但鲜有研究从概念隐喻的视角出发，系统地阐释“老 X”语义的跨域映射路径及认知动因。事实上，“老 X”语义网络的每一个分支都与概念隐喻的跨域映射密切相关，不同语义维度之间通过隐喻机制形成有机联动，共同构成了“老 X”结构的语义体系。基于此，本文立足概念隐喻理论，梳理“老 X”的语义网络，剖析其语

义引申过程中的映射路径，探究语义网络形成的认知动因与语言机制。

2. “老”的语义演化与前缀身份确定

《殷虚文字类编》中“(甲骨文)象老者倚杖之形”，从甲骨文来看“老”是形如一位手里拿着拐杖的老人。如此看来，老的本义为年长者，作名词。那么凡是以“老”称呼年长者的情况下，“老”均有实义而不是词缀。在《说文解字·老部》中，老的释义为“考也。七十曰老。从人、毛、自。言须髮變白也。凡老之属皆从老。[3]”老，就是考(年长之人)。人到七十岁可以称作老。“老”的小篆字形由“人”“毛”“自”构成，用来表示须发变白的衰老状态。到这时，“老”除了有年长者的意义，还延伸出了对须发变白这样衰老状态的描写义，其向形容词性演变。而后，“老”的意义不断扩展。根据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六版)，“老”一共有 17 个释义，包括[4]：

- 老₁：年岁大(跟“少、幼”相对)
- 老₂：老年人(也用作尊称)
- 老₃：婉辞(多指老人死，必带“了”)
- 老₄：对某些方面很有经验、时间久的(跟“新”相对)
- 老₅：陈旧
- 老₆：原来的
- 老₇：(蔬菜)长得过了适口的时期
- 老₈：(食物)火候大
- 老₉：排行在末了的
- 老₁₀：一直、很
- 老₁₁：前缀(附在某些动植物名称前)
- 老₁₂：前缀(附在姓氏前)
- 老₁₃：前缀(可附在排行前)
- 老₁₄：(某些高分子化合物)变质
- 老₁₅：(某些颜色)深
- 老₁₆：词缀(用于称呼)

老₁₇：姓关于现代汉语中“老 X”的词义，可以发现其语义通过老年人在时间维度上的意义，逐步演变出 16 种意义。学者马惠玲按其分类，用如下详细的语义系统图展现其引申内部关系[5] (见图 3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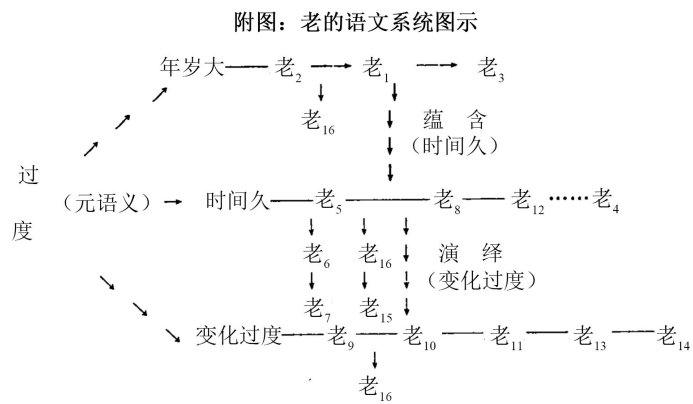


Figure 3. From the accompanying drawings: Ma Huiling. “Old” Semantic Analysis [J]. Yindu Academic Journal, 2002(3): 96-98
图 3. 来自附图：马惠玲. “老”语义探微[J]. 殷都学刊, 2002(3): 96-98

在这 17 个释义中,老₁₁至老₁₃以及老₁₆是老作为词缀出现的情况,跟老本义相比出现了较大的变化,值得讨论。在现代汉语中,“老”缀作为典型的词缀出现,但其从词根到词缀经过漫长的演变。关于“老”缀的身份认定,也经过学界多方讨论。朱德熙先生说“真正的词缀只能粘附在词根成分上头,它跟词根成分只有位置上的关系,没有意义上的关系”[6]。因此,意义是否虚化,是判定词缀的必要条件。根据朱德熙先生的定义,只有当“老”字用作和年老、年长没有直接关系的意义时,它才开始虚化。在《尔雅·释鸟》中出现“萑,老鴈”,其中的“老”为前缀。朱茂汉认为其是“所看到‘老’作为前缀的最早用例”,但又因难以找到其他用例子加以证明,因此说“不能凭此孤证就断定‘老’缀在《尔雅》的时代已经形成”[7]。后有董为光[8]、王宁宁[9],通过《世说新语》《宋书》《三国志》等语料证明“老”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虚化,唐宋蔚成风习,至今尤为繁盛。词缀的虚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,自出现虚化迹象至完全虚化需要一个时间段,因此“老”缀发端于魏晋南北朝时期,至唐代产生众多相关词汇,符合词缀产生、形成的规律。“老”实义众多,有形容词、名词、动词、副词等词性。朱德熙先生在确立了前缀“初、第、老”之后,指出“初、第、老”都还残留着具体的词汇意义,如“老王”的“老”虽已是词缀,但还保存着形容词“老”原来的意义。因此,形容词词性的“老”易与词缀“老”混淆。例如“老父”、“老娘”等词。其中“父”、“娘”既可以是年老的,也可以是年轻的,“老”对后面的名词性语素有修饰作用,不能将其看成前缀。所以在认定是否为“老”缀时,要结合“老”在词语结构上的作用并重点考虑“老”虚化程度的高低,是否仍有“年长”的语义存在。

3. “老 X”的语义网络

通过前文所述可知,在汉语词汇系统中,前缀“老”是一个语义丰富、用法灵活的构词成分。经过漫长的语义演变,“老 X”以“年长/年老”为核心源域,通过隐喻、转喻等认知机制,逐步跨域延伸至时间、状态、序位、情感态度等多个维度,形成层次清晰、兼具概念义与情感义的语义网络。从实词到类词缀再到纯词缀的语法化过程中,“老”的语义逐步虚化,却始终保留着与核心义的隐性关联,深刻体现了汉语词汇语义演变的规律性与文化关联性。

3.1. 传统“老 X”词汇的语义映射

通过前文论述,“老”作为“年长/年老”义是其语义发展辐射的起点,构成整个语义网络的核心。但“年老”相较于人类身体经验最基础的吃、树等具体词汇意义更为抽象。在概念隐喻理论中,“空间运动与位置”“器物”等是我们理解抽象概念年龄最基础、最强大的源域之一。

人们在理解“老”老年义时,核心映射是:将生命或时间理解为一条有方向的“路径”或一个具有特定位置的“空间”。“老”就意味着在这条路径上已经移动了很长的距离,或者处于这个空间坐标系中靠近末端、下方或深处的位置。老年一词中“年”被空间化为一条线段。“老”指示在这条线段上靠近末端、终点的位置。除了将“老”作为“路径”上的前进与位置来理解,还有将“老”作为“空间”中的相对高度与深度来理解,用垂直或水平空间中的位置来隐喻年龄和资历的深浅。例如“老资格”一词,将从事某领域的时间长短,映射为在一条水平或垂直轴线上的位置深浅或远近。“老”意味着在这个专业空间里,已经深入到很远、很核心的位置。

一些“老 X”词义由“人是实体/容器”源域映射出发,“老”象征着该实体历经时间后的内在物质变迁。在消极维度,实体呈现耗损与劣化,就生发出“老朽”、“老油条”这样的词。“老朽”如朽木,结构脆弱、机能衰败;“老油条”则如反复煎炸的食物,内在热情耗尽,徒留圆滑世故的表皮。在积极或中性维度,老作为容器,意味着随着时间增加,带来了积累与转化。“老手”意味着经验如物质般在容器内沉淀丰厚、可供熟练取用;“老道”形容技艺或处事如经久打磨的器物,周全纯熟;而“老辣”则如陈

年辣椒，锋芒内敛为深沉有力的后劲。通过“实体状态变化”这一具体经验，来理解“年长”这一抽象概念。这种“量的积累增多”还逐渐迁移为“程度达到极致”，例如北方方言中“老能吃了”，用“老”表达“食量极大”。

一些“老 X”词义则是从植物生长周期为源域生映射出来。植物从萌芽、生长、繁茂到枯萎、结果、凋零的清晰阶段序列，与生命历程的线性与阶段性特征相契合，于是“植物在空间与时间中的形态变化”这一具体经验，系统地用于构建和推理“人在时间中的存在状态”这一抽象目标域。例如，“他像一棵老树，沉默地扎根在这片土地上，见证了村庄的百年变迁。”将老人或古老事物直接比作一棵生长了很久的树。

Table 1. Semantic mapping of “Lao” across different source domains
表 1. 不同源域下“老”的语义映射

源域(具体、已知)	映射关系	目标域(抽象)	例子
空间位置/旅程	在生命之路上走得远	时间/年龄阶段	老年
实体/容器状态	磨损、耗尽、积累	生理与存在状态	老朽
植物周期	枯萎、落叶、结果	生命自然阶段	老树

以上(见表 1)，基于概念隐喻理论，从不同源域出发，以“年长/年老”为核心讨论“老”的语义映射路径。由于“老”意义众多，就不再一一讨论。但是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，随着“老”的语义演变，“老”逐步虚化。当语义进一步虚化，“老”成为前缀，彻底脱离“年龄”核心义，进入序位与类别领域。在序位标记中，“老”仅用于表示排行顺序，与年龄无任何关联，如“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幺”，广泛用于亲属排行与日常称谓，语义高度虚化，仅承担构词标记功能。而在特定事物与动物称谓中，“老”则完全沦为无实义的构词前缀，属于词汇化的固定搭配，如“老虎、老鼠、老鹰、老鹅”，此处“老”既无“年长”义，也无时间、序位义，仅作为词的构成部分存在，是语义虚化与词汇固化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另外一点，值得注意的是，“老”的语义映射伴随情感态度的变化。同样的认知模型，在不同语境中却衍生出褒、贬、中性的多种情感色彩，成为语用表达的重要载体。面对长辈、上级或德高望重者，“老师、老前辈、老领导”中的“老”，传递出尊敬之情；在熟人、同辈之间，“老伙计、老邻居、老战友”则彰显亲密与信赖；而“老油条”则带有明显的嘲讽与不满；“老设备、老问题”等表述则保持中性，仅客观传达“旧、久”的概念。这种情感语义的多样性，使“老”能够适配不同交际场景，满足复杂的表达需求。

3.2. 网络新兴“老 X”词汇的语义衍生

在汉语传统语境中，“老 X”结构多附着年龄标识与社交属性，常用来称呼年长或相熟者，暗含身份区分，其语义边界相对固定。而 2025 年末，一句“爱你老己”席卷网络，被无数网友誉为“年度最善良的网络热梗”[10]。“老己”及其衍生的“老 X”系列词汇，成为现象级语言现象，打破了传统语义桎梏，完成了从人际称谓到自我对话、从具体指代到情感投射的衍生，成为折射当代青年心态的语言镜像。网络新兴“老 X”系列词汇的语义衍生始于核心词“老己”的创造与重构。其雏形源自游戏英雄联盟的台词“爱你老妈，明天见”，网友通过替换关键词将“老妈”改为“老己”，实现语义创新。“老己”将抽象的“自己”具象为可对话的老友，既保留“老”字在人际交往中暗含的亲昵义，又突破传统称谓的人际局限，构建出“自我——他者化自我”的对话关系。将自我拆解为可对话的伙伴，衍生出“自爱”“自省”双重语义，既可用“爱你老己”表达自我关怀，也能以“老己，别再拖延”实现委婉自省。

这种语义转换巧妙规避了“爱自己”的鸡汤感与矫情感，让自我接纳成为轻松的日常表达。

语义泛化是“老 X”词汇衍生的核心特征，表现为此类词汇适用范围从“自我”向无生命物体延伸。随着“爱你老己”的传播，“老 X”结构快速突破单一指代，衍生出“老机(手机)”“老被(被子)”“老胃”“老甲(美甲)”“老破电脑”等变体，小到身体部位、生活用品，大到生活困境，皆可被纳入这一框架拟人化，将它们塑造成朝夕相伴的“队友”，语义核心从客观身份转向主观情感联结。这种泛化本质上是语义的隐喻扩展，将陪伴感与共情力投射到非人类对象上，形成“万物皆为朋友”的情感代偿体系。从“老己”的自我关照到“老破电脑”的情感寄托，语义边界的模糊化让“老 X”成为承载孤独情绪与生活仪式感的通用载体。

3.3. 网络新兴“老 X”词汇与传统“老 X”词汇的语义对比

汉语中“老 X”结构历史悠久，传统“老 X”词汇深植于传统文化语境，承载着伦理认知与社会秩序；网络新兴“老 X”词汇则在传统语义之上发展出更贴合青年群体情感需求的意义，重构了语义边界与表达功能。二者在语义核心、指代范围及文化内涵上的呈现出同源而异质的特点，折射出不同时代的语言生态与社会心态。

在语义核心上，传统“老 X”词汇以“年龄层级”为核心，突出身份属性。作为词根时，“老”通过指代七十岁、六十岁以上的老者，暗含德高望重的价值判断。作为词缀时，“老 X”可标记职业资历和人际关系，语义指向明确且稳定，服务于社会关系的界定与伦理秩序的维系。网络新兴“老 X”词汇则彻底突破年龄局限，以“情感投射”为语义核心。“老”不再承载年龄语义，转而成为情感赋能的标记，通过拟人化手法构建亲密关系。

在指代范围上，传统“老 X”词汇通常以年龄、资历或地缘为基础，指代具体社会身份或亲密关系，语义清晰且范围稳定。而网络新兴的“老 X”词汇则突破传统框架，其指代范围高度泛化与流动。例如老铁一词，既可以用表达亲昵，也可以用于嘲讽。这种演变体现语义从“具体关系”向“抽象身份”的扩散——网络用语弱化了年龄、地域等现实维度，转而强调行为特征、圈层认同或情感态度，使指代范围从固定人际网络延伸至虚拟社群中的符号化角色，折射出语言在数字时代对社会关系重构的快速响应与再创造。

在文化内涵层面，二者对应不同的集体伦理与个体关怀，展现不同时代的价值取向。传统“老 X”词汇是农耕文明与宗法社会的产物，语义中渗透着等级秩序与集体意识，核心是通过称谓维系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纽带。新兴“老 X”词汇则是当代青年应对内卷与孤独的语言创造，从向外宣泄转向向内对话，体现了一种自我情感补偿。

从传统到新兴，“老 X”结构词汇的语义变迁的本质是语言功能的重构。传统词汇服务于社会秩序的维系，新兴词汇则成为个体情感的出口。二者并行存在，既保留了汉语构式的能产性，也见证了时代变迁中，语言从伦理工具到心灵载体的功能延伸。

4. “老 X”语义演化的动因分析

4.1. 认知动因：隐喻与转喻的协同驱动

隐喻与转喻的协同驱动，为“老 X”词汇中老的语义演化提供了认知路径。转喻以邻近性为逻辑基础，最初将“老”所表征的“年龄特征”与人物身份直接关联，用“老”代指长辈群体，使“老父”“老丈”等表达通过特征代指实现称谓简化。这是转喻对“老”语义的初步重构。随着语义泛化，隐喻机制开始发挥主导作用，将“老”的核心语义从具体年龄域映射至抽象概念域，形成多维度隐喻链条：将“年岁久”映射为“关系深”，催生“老伙计”“老熟人”等亲昵称谓；将“经验足”映射为“权威性”，

衍生“老师”“老专家”等职业称谓，实现语义从具象到抽象的跨越。

隐喻与转喻的协同发展，进一步推动“老”语义边界扩张。转喻为隐喻提供认知起点，先通过“年龄特征”代指人物，再由隐喻完成跨域映射；隐喻则反过来强化转喻的语义弹性，使“老”逐渐脱离具体年龄限制，仅保留“关联紧密”“属性突出”的核心认知义。就如网络语境中“老破电脑”“老物件”等表达，先以转喻提取“使用时间久”的特征，再通过隐喻赋予事物情感温度，完成从客观描述到情感投射的转化。这种协同机制既遵循认知规律，又为语义创新提供了灵活空间，是“老 X”保持生命力的关键认知因素。

4.2. 社会文化动因：数字化生存与圈层认同

群体心理需求推动语义的情感维度拓展。不同时代的心理诉求赋予“老 X”多元情感色彩：传统社会的敬畏心理使其承载尊重义；现代职场与社交中的平等诉求，让其衍生出戏谑亲昵义……现代网络中，“老 X”词汇的语义衍生，植根于当代青年数字化生存的生活范式与圈层认同的社交需求，二者共同构成词汇创新与传播的核心社会文化动因。数字化生存打破了传统线下交际的时空边界，催生了碎片化、符号化的交际场景，而圈层认同则推动语言符号形成专属编码，二者叠加促使“老 X”词汇完成语义革新并加速新的语义扩散。

数字化生存的交际特性为“老 X”词汇的语义衍生提供了场景支撑与传播土壤。在短视频、社交平台等数字化场域中，信息传递追求高效性与辨识度，传统词汇难以满足青年群体快速共情、个性表达的需求。“老 X”作为汉语中认知门槛低的语素，既自带熟悉感可降低理解成本，又能通过语义重构产生陌生化表达，契合数字化传播中“易理解、强记忆”的核心诉求。同时，数字化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加速了语义共识的形成，使“老”缀词汇快速突破个体表达边界，完成语义的群体确认。

圈层认同的社交需求则赋予“老 X”词汇语义衍生的内在驱动力。当代青年以兴趣、价值观为纽带形成多元圈层，语言成为圈层身份区隔与情感共鸣的核心载体。在绩效社会的竞争压力与独居青年增多的现实背景下，年轻人亟需低成本的情绪出口。“老 X”词汇以戏谑姿态重构自我关系，既不同于“鼠鼠”“吗喽”的自我矮化，也区别于“宝宝文学”的自我幼化，展现出平视自我的成熟心态。“奖励老己”“心疼老胃”等表达，将微小生活举动升华为自我关怀的实践。“老 X”词汇的解构式创造，还成为青年群体的社交暗号，完成圈层身份的隐性确认。“老 X”词汇通过语义创新构建专属话语体系，实现圈层内外的身份区隔——圈层内部借助“老 X”词汇传递共同认知与情绪，强化群体凝聚力；圈层外部则因语义隔阂形成天然边界，彰显圈层的独特性。这种圈层认同又进一步推动“老 X”词汇语义不断细化，圈层间的话语碰撞也促使语义进一步泛化。在这样的螺旋上升中，新兴“老 X”词汇逐步从特定圈层走向大众视野，反映出青年群体社交生态与价值取向。

4.3. 媒介技术动因：传播环境对语义的塑形

在当下的网络传播生态中，实时互动与碎片化传播模式精准筛选并强化了“老 X”词汇的核心隐喻特征，使其从传统表达中脱胎，成为兼具情感张力与传播活力的流行语范式。语言接触的频繁性与传播技术的迭代升级，共同加速了这一构式的语义流转，推动其突破原有使用边界。网络传播的去中心化特性打破了地域隔阂与圈层壁垒，让“老 X”词汇得以跨场景、跨群体快速扩散，同时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异，完成从方言化、小众化表达向全民流行语的跃升。

这一演化过程并非偶然，短视频、社交平台等传播载体提供了关键助力。就以“老己”为例，其源自游戏场景中的台词改造，凭借简短好记、情感真挚的特质，经短视频二次创作与病毒式传播，迅速衍生出“老机”“老被”“老桌”等系列变体。最初聚焦自我关怀的语义内核，逐渐泛化为对各类陪伴性

事物的情感投射，既可以指代朝夕相伴的电子设备、生活用品，也能承载对旧物的怀旧情愫，语义边界持续拓宽。

网络传播的高效性进一步放大了语义演化的速度与广度，使“老 X”词汇在短期内完成从亚文化符号到大众表达的转变。不同圈层的使用者基于自身需求重构其语义，赋予构式调侃、温情、怀旧等多元情感色彩，使其适配日常吐槽、情感抒发、社交互动等多种场景。这种快速演化背后，是传播技术对语言创新的赋能，也是大众对情感表达多元化需求的体现，最终让“老 X”词汇成为折射当下网络语言生态与群体情感的典型符号。

5. 总结

本文基于隐喻理论出发，围绕“老 X”词汇展开研究，梳理其语义发展脉络与网络体系，剖析演化背后的多重动因。“老”经过漫长的演变，到现在逐步衍生出了 17 种释义。这 17 种语义使用“老 X”结构，构建成语义网并不断衍生发展。传统“老 X”词汇以“年龄层级”为核心，借助概念隐喻实现跨域映射，涵盖亲属、职业、特征等多类语义，兼具明确的身份指向与丰富的情感色彩；网络新兴“老 X”词汇则突破传统语义边界，以“情感投射”为核心，通过拟人化手法将指代范围从自我延伸至万物，成为青年群体承载情绪、寄托情感的语言载体。二者在语义核心、指代范围与文化内涵上的差异，分别对应集体伦理与个体关怀的价值取向，体现语言功能的时代重构。最后从认知、社会文化、媒介技术三个层面分析新兴网络“老 X”词汇演化的动因。综上所述，“老 X”词汇的语义演变既是汉语词汇发展规律性的体现，也是时代社会心态与群体需求的语言投射，其兼具稳定性与创新性的特质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Sketch Engine (2026). <https://www.sketchengine.eu/zhtenten-chinese-corpus/>
- [2] (美)乔治·莱考夫, 马克·约翰逊.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[M]. 何文忠, 译. 杭州: 浙江大学出版社, 2015.
- [3] 汉语国学网. 说文解字·老部[EB/OL]. <https://www.hanyuguoxue.com/shuowen/>, 2026-01-14.
- [4]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. 现代汉语词典(第 6 版) 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14: 777-782.
- [5] 马惠玲. “老”语义探微[J]. 殷都学刊, 2002(3): 96-98.
- [6] 朱德熙. 语法讲义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1982: 28-29.
- [7] 朱茂汉. 名词前缀“阿”和“老”的形成和发展[J]. 安徽师大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 1983(4): 88-94.
- [8] 董为光. 称谓表达与词缀“老”的虚化[J]. 语言研究, 2002(1): 66-71.
- [9] 王宁宁. 汉语词缀“老”的研究[D]: [硕士学位论文]. 上海: 上海师范大学, 2010.
- [10] 魏晓敏, 吴阳阳. “爱你老己”: 最热的梗, 也是最坚韧的力量[N]. 新华日报, 2026-01-12(004).